

海 涅 选 集

诗 歌 卷

张 玉 书 编 选

海涅选集·诗歌卷

HAINIE XUANJI SHIGE J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522,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23\frac{7}{8}$ 插 页 2

1985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20,000

书 号 10019 · 3858 定 价 4.45 元

诗 人 海 涅

张 玉 书

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他的《青年德意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里,告诉了我们一个有趣的统计数字:作曲家们为海涅的诗谱写了三千多首歌曲,而为歌德的诗只谱写了一千七百首曲子。到一八八七年为止,用海涅的诗谱成的独唱歌曲即达二千五百首之多。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舒曼,迈耶贝尔,华格纳等著名作曲家都曾为海涅的诗歌谱过曲。以舒曼为例,他的全部歌曲创作中,海涅的诗占二十四首,而歌德的诗不到十首。有人曾经统计过:《你象一朵鲜花》有一百六十首曲,《我在梦中哭泣》和《优美的铃声阵阵》各有八十三首曲,《北方的山岗上站着一株苍松》有七十六首曲,《罗累莱》有六十七首曲。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海涅的诗歌何等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其中由作曲家西尔歌^①谱写的《罗累莱》,更是象民歌似的广为流传,妇孺皆知,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中成了游行队伍高唱的战歌。因此,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尽管国社党焚毁、禁止海涅的作品,人们在歌集里仍不得不收印《罗累莱》这首歌曲;虽然歌词作者被改成“无名氏”,但谁不知道,这个“无名”的歌词作者就是著名的诗人海涅。

① 菲利普·弗里德里希·西尔歌(1789—1860),德国作曲家。

海涅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据考证，他的第一首诗写于一八一二年，当时他才十五岁。从此之后，海涅源源不断地写出了许多杰出的诗篇。他青年时代的诗作主要收集在《诗歌集》（1817—1827）里。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海涅先后发表了长诗《阿塔·特罗尔》（1841）和他的第二个抒情诗集《新诗集》（1844），这个诗集的最后一部分后来单独刊印，这就是著名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海涅又发表了他的第三部抒情诗集《罗曼采罗》（1851）和《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四年诗集》。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诗人还在坚持写诗。这些最后的诗篇，连同以前发表于各个报刊、未经结集的零散诗歌均收入诗人的遗作《落穗集》里。

海涅开始写诗的时候，古典文学的鼎盛时期已过，浪漫派文学方兴未艾。当时席勒已故，歌德已老，浪漫派诗人主宰着德国文坛。不仅在德国，就是在欧洲，浪漫派文学也风行一时，成为文学的主流。海涅受浪漫派的影响很大，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曾在浪漫派之中度过我的最愉快的青年时代，最后却把我的老师痛打了一顿。”^①这位老师就是德国浪漫派奠基人之一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一八二〇年海涅在波恩大学学习，施莱格尔正好在波恩大学执教。这位博大精深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博古通今，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古代印度史诗，研究德国中世纪文学，推崇和提倡民歌，而且精通音韵学。海涅当时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可是他的天才引起了这位教授的注意。施莱格尔对他进行了精心的培养。海涅后来回忆：“我在波恩大学学习的时候

^① 见海涅的长诗《阿塔·特罗尔》的序。

候，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向我揭示了许多音韵学上的秘密。”^①他当时就在给朋友的信里谈到过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关于我和施莱格尔的关系我可以告诉你许多可喜的消息。他对我的诗作非常满意，对我的诗歌表现的独创性他简直又惊又喜。我太虚荣，没有对他的赏识表示惊讶。不久前施莱格尔郑重其事地邀请我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他聊了好几个钟头。我感到受宠若惊。我去拜访他的次数越多，越加清楚地发现，他是个多么伟大的大师。”^②

为了对这位“伟大的大师”表示敬意和感激，青年海涅写了三首热情洋溢的十四行诗献给施莱格尔。他在诗里高度赞扬他的导师在介绍外国文学，研究和维护德国民间文学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着重谈了施莱格尔对他的培养和帮助。他把自己比作一株“失去支撑”的“嫩枝”，已经丧失了信心，是施莱格尔用“仁慈的话语”扶持着他，使他日益茁壮地成长起来。

如果这一柔弱的枝条一旦开出鲜花，
我应该对你表示感谢，我崇高的大师！

但愿你能依然关怀继续等待，
等这嫩枝变成大树亭亭如盖，
装饰那宠爱你的美丽仙女的花园。

海涅日后成长为一株亭亭如盖的参天大树，固然要归功于施莱格尔在理论上、写作技巧上对他的指导和培养，但是我们

① 一八二六年六月七日致威廉·弥勒的信。

② 一八二〇年七月十五日致弗里德里希·封·伯埃格姆的信。

同时也要看到德国民歌以及风格近似民歌的浪漫派诗人所起的作用。海涅在回顾自己学诗的过程时说过：“我很早就受德国民歌的影响。”^①一八〇五年由后期浪漫派诗人阿尼姆和布仑塔诺编辑出版的德国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影响过一代诗人，当然也曾受到海涅的高度评价。“这本书我是赞不胜赞的。它包含着德意志精神最迷人最可爱的花卉。谁要想从一个可爱的侧面来认识德意志民族，请读这些民歌。……在这些民歌里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在这些民歌里，你会感觉到德国人民心脏的搏动。”^②所以海涅说，这本书“是我们文学中一座十分值得注意的纪念碑”。^③这本诗集对乌兰和威廉·弥勒这些浪漫派诗人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而这些诗人的作品又进一步促进了海涅的成长。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里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坐在杜塞尔多夫故宫的废墟上，朗诵乌兰的诗篇，被这位诗人带进使人迷醉神往又使人毛骨悚然的氛围中去的情景。威廉·弥勒对海涅的影响更大。海涅高度评价这位“不幸正在青春年少之时被死神夺去”的诗人：“他在模仿德国民歌方面，声调和乌兰先生完全一致。我甚至觉得在这方面弥勒有时还更加成功，比乌兰更加自然。弥勒对这种古代诗歌形式的精神实质认识更深，因此不需要从外形上来予以模拟；所以我们发现他处理起句子的转折来更加自由，并且非常聪明地避免采用陈旧的词藻和语汇。”^④海涅在对浪漫派进行严厉批评、大肆笞伐的《论浪漫派》一书中对

① 一八二六年六月七日致威廉·弥勒的信。

② 参看《海涅选集》（文学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二三至一二五页。

③ 同上书第一三一页。

④ 同上书第一七七页。

威廉·弥勒予以这样高度的评价，并不偶然。早在一八二六年六月七日海涅给弥勒的信里，他就谈到过他从这位浪漫派诗人那里得到了许多教益：“《北海集》属于我最近创作的诗歌，您从这些诗歌可以看出，我唱出的是哪些新颖的声调，谱写的是哪些崭新的旋律。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成长，可以向您公开承认，我的小小的《插曲》^①里的韵律和您惯用的韵律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这可并不仅仅是出于偶然。看来《插曲》最秘密的音调要归功于您的诗歌。因为恰好是在写作《插曲》的时候，我认识了亲爱的弥勒的短歌。我很早就受德国民歌的影响……可是我认为，在您的短歌里，我才找到了纯净的声调和真正的质朴，这些都是一直在追求的。您的短歌是多么纯净，多么清澈，它们全都是民歌。”

天才诗人的成长总是兼收各家之长，而不拘泥于门户之见，这样才能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在海涅成长的过程中，曾经对他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歌德和拜伦。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海涅给歌德的信里写道：“很长时间，我对诗歌的本质始终不得要领。人家对我说：去问施莱格尔。施莱格尔则对我说：去读歌德的作品。我老实地照办了。”在前面提到的那封致弥勒的信里，海涅写道：“我心里更加急于要告诉您的是，除了歌德，我爱任何哪一位抒情诗人也不象爱您这样地深切。”

英国诗人拜伦曾是海涅青年时代崇拜的对象。他把拜伦的诗歌译成德文，甚至衣着仪表也模仿拜伦，因此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被人称作“德国的拜伦”。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参加希

① 指海涅第一部诗集《诗歌集》中的一篇：《抒情的插曲》。它和《北海集》均为《诗歌集》的组成部分。

腊独立战争的拜伦死于米索朗基。噩耗传来，海涅十分悲痛。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这样谈论拜伦：“我觉得，只有他一个人和我气质相近，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可以相提并论。”^①

正因为海涅认真地学习了前辈的经验，并且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他在浪漫派风格影响下写的第一部诗集《诗歌集》才会放出异彩，不同凡响，为诗人赢得了世界声誉。

《诗歌集》大部分是爱情抒情诗。但是，海涅初登文坛之际，歌德在爱情诗方面的成就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似乎爱情的题材早已被歌德写尽，后人很难再有新的建树。歌德的爱情诗写出了恋人炽热的感情、幸福和欢乐，写出了爱情的神奇的力量，热恋高潮时的感情激荡，写出了恋人们恋爱时的喜悦、期待和焦躁不耐，离别时的依恋和惆怅。他的爱情诗里也有眼泪，但这是恋人幸福之泪，喜极而流的眼泪。恋人头上的天空，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恋人们互相倾心，渴求欢情。这一切在以往的爱情诗里都未曾有过，这是歌德的独创。

海涅则不然。海涅的情诗涉及失意的爱情。在他吟咏的爱情里有屈辱，有失望，有欺骗，有不平，有炽烈的恋情，也有冷酷的现实，有狡诈，有阴谋。于是，他的诗里，不仅有幸福的眼泪，还有失望、愤懑的眼泪。天空中常会出现乌云，阴晴不定。阳光灿烂倏然间会变得阴霾密布，犹如诗人的心情。他常从幸福的峰巅突然跌入不幸的深渊，而这一切变化得何等突兀！分明是自己的意中人却成为别人的新嫁娘出现在祭坛前，如花似玉的容貌掩藏着欺骗成性的心灵，简直不知是真是幻。伴随着爱情

① 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致摩西·摩色尔的信。

的，往往不是幸福、欢乐和陶醉，而是失意、沮丧和绝望。

这两位诗人的情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这是和他们个人经历及社会地位的差别分不开的。歌德是法兰克福枢密官的儿子，市长的外孙，生长在富裕的市民之家，前程似锦。因此他常常是个得意的恋人。他的爱人是荒野中的玫瑰，是树林里的小花，不论她们愿意与否，都任凭他采撷；而他感到歉疚的只是，他找到了她们，又把她们抛弃，绝不存在对方不以爱情相报的问题。她们给他以诗兴、灵感，以爱情的欢乐和人生的勇气，她们是鲜花，是天使，是缪斯，纯洁无邪，温柔多情，而他对她们则只是渴望，热恋和感激。

海涅出生在一个家道日益衰落的犹太商人家里，一直仰仗叔父的周济。他的叔父所罗门·海涅是个富甲一方的银行家，和各界名流都有密切的交往，譬如赫赫有名的布吕歇元帅^①就是他家的座上客。时隔二百年左右，至今在汉堡易北河林荫道上的贵族住宅区，还能看见海涅的叔父当年居住过的豪华别墅耸立在半山腰，俯瞰着易北河滚滚西去的流水。就在这里，青年海涅受尽了屈辱。一八一六年，海涅到汉堡投奔叔父学习经商。这个除了诗人的天才别无所有的穷亲戚在这里寄人篱下，难免要遭人白眼。再加上他屡次经商失败，更加受到亲友的讪笑。不幸的是这位诗人还不顾一切，钟情于他美丽的堂妹阿玛丽娅。在这个金钱高于一切，天才分文不值的环境里，贫穷的诗人，再怎样才气横溢，也不可能与膏粱子弟相抗衡。他不仅得不到他那未能脱俗的堂妹的爱，也得不到她的友谊、同情和尊重。这座豪华的公馆对他来说是座“屈辱的府邸”，他日后曾以《屈辱

① 盖勃哈特·勒伯莱希特·布吕歇（1742—1819），普鲁士元帅，曾在滑铁卢一役配合惠灵顿击败拿破仑。

的府邸》为题写过一首诗，追忆了他当时在汉堡叔父家里所受到的凌辱、委屈和心灵上的创伤：

时间飞逝，可是这座府邸，
有着塔楼、尖顶的古老府邸，
还有府里那些愚蠢的人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

.....

这座该死的花园！唉，
那里找不出一个去处，
我的心灵没有受到伤害，
我的眼睛没在那儿痛哭。

那里真找不出一株树，
我没在树下受到侮辱，
吐出恶言的那些舌头，
有的娇柔，有的粗鲁。

这样的经历决定了海涅情诗的独特声调。诗人让他的心上人出现在诗里，时而是千娇百媚的玫瑰、百合、纯洁无邪的天使，使诗人为之倾倒，愿意为她献身，时而又是一条毒蛇，虚伪、尖刻，她的巧笑、细语、秋波转瞬间变成毒药，变成利镞，给诗人以致命的创伤，使他心灵流血、肝肠寸断。因此，在海涅的爱情诗里，便出现了歌德未曾发现、未能体验因而未尝描写的感情世界。这就是海涅情诗的独特声调，也是海涅在歌德之后居然还

能夺取桂冠的原因。

海涅的抒情诗清新飘逸，纯净质朴，象民歌一样流畅自然，朗朗上口，可是内容新颖别致，感情深切动人。诗人动情，诗歌方能动人。赫伯尔^①说：“他（海涅）的诗歌从他心灵深处进涌而出。”^②海涅自己也把他的诗比作他的心，一读他的诗，他就敞开心扉，让人看见深埋在心里的痛苦和伤悲。

从我的泪珠里，
长出娇花朵朵，
我的叹息变成
一首夜莺的歌。

海涅的抒情诗就是从诗人的泪水和鲜血里萌生出来的绚丽夺目的娇花，是诗人的叹息化成的一曲优美动听、凄婉动人的夜莺之歌。他的《诗歌集》不啻一座鲜花烂漫、夜莺啼鸣的花园，让人在那里看到以往从未见到过的内心的波动，历尽了恋人心情的幽微曲折，读起来感情起伏，心潮激荡。又爱，又恨，又怕，又伤心，又幸福，又失望，期待时心灵在颤抖，受辱时灵魂在流血，欢会时的销魂陶醉，失意时的孤寂凄清。但是，海涅的情诗哀而不伤，艳而不俗，主要在于他把感情写得真实细腻，尤其是自嘲的巧妙运用，使人感到他并未沉湎于哀伤，能够自拔。他在失恋时痛哭流涕，可是并没有泪眼模糊，在意中人的欺骗和不忠的后面，他已经看见了社会的不平，门第的偏见，财产的考虑。他使读者看到在这铜臭弥漫的社会里爱情带有商品的性质，恋爱具

① 弗里德里希·赫伯尔（1813—1863），德国戏剧家。

② 见赫伯尔的评论文《亨利希·海涅的〈诗歌集〉》。

有买卖的味道。尽管海涅的抒情诗里也常常运用浪漫派诗人惯用的表现手段，例如花神，水妖，幽魂，幻梦，骑士，贵妇之类怪异荒诞、脱离现实的内容，来寄托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他始终立足于生活，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并不想遁入浪漫主义的梦境来逃避现实，而是借用这些梦境来更好地反映现实。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即便是在夜莺的歌声里，娇花的香雾中也含有社会批判的锋芒。

从隐蔽的社会批判到明显的政治表态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在《诗歌集》里出现《两个掷弹兵》这样一首格调和情诗迥然相异的、具有强烈政治内容的诗歌，也是并不使人诧异的了。在这首诗里，海涅借两个在俄国被俘得以生还的法国军人之口，说出了他对拿破仑皇帝的崇敬，为革命而战的决心和对未来革命胜利的希望。海涅是莱茵地区的犹太人。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军队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拿破仑法典”，砸烂了封建枷锁，解放了犹太人，这个地区的人民始终把拿破仑视为法国革命的继承者。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兵败后，欧洲反动势力全面反扑，于是对拿破仑的怀念便和对现实的反感结合起来。在一组情诗当中出现这样一首政治诗，使人感到作者绝非沉湎于个人的爱情悲剧，伤春悲秋、终日唏嘘的无聊文人，证明这个歌唱夜莺玫瑰的诗人日后变成革命的剑和火焰，写出千古绝唱的战斗诗篇，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

海涅最初从个人的遭遇，触及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异和阶级矛盾，后来他的视野逐渐从个人生活的圈子移向了全社会。这时在诗人的思想上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上世纪二十年代，海涅在他写的一系列《游记》里以辛辣的笔触针砭时

弊，虽然个人爱情的苦恼还有余响，但是主旋律已是金鼓之声，杀伐之声，吟咏爱情的诗人已经披上戎装挥刀上阵了。思想上的变化决定了海涅创作上的转变。他在一八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伊默曼^①的信里这样写道：“您心里早就怀有从事善事和主张公正的强烈愿望。向根深蒂固的不公正，向主宰一切的愚蠢和邪恶开战！您若愿意在这场神圣的斗争中把我当作您的战友，我就兴高采烈地向您伸出手来。诗歌归根结底毕竟只是一种美丽的雕虫小技而已。”他给威廉·弥勒的信里也写道：“这个时代实在太糟糕，谁要是有能力而且襟怀坦白，他也就有责任投身到抗击邪恶和平庸的斗争中去，目前邪恶是如此地恣意膨胀，平庸是如此地四下蔓延，蔓延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就在这封信里，海涅宣布：“我自己的情况很糟，作为抒情诗人大概已经到了头了……散文把我拥入它宽阔的怀抱。您将在下面几卷《游记》里读到许多诗意全无、疯狂辛辣的文字，击中要害，惹人暴怒，尤其可以读到许多论争的文字。”^②这位卓越的抒情诗人这时竟把诗歌当作“雕虫小技”，似乎和为正义而战的“神圣的斗争”格格不入，必须投入散文的宽阔的怀抱才能在沙场上英勇厮杀。因此，一八二七年十月三十日他在前往慕尼黑的途中给摩西·摩色尔的信里把《诗歌集》比作一艘“无害的商船”，把《游记》比作安装了许多门大炮的“战舰”。这艘“商船”，将由《游记》第二卷护航，“扬起风帆，平平静静地驶入遗忘的海洋”。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海涅在二十年代后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都很少写诗。他的第一个诗集《诗歌集》和第二个诗集《新诗集》之间竟相隔十七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虽然也写了些抒情

① 卡尔·勒布雷希特·伊默曼（1796—1840），德国作家和戏剧家。

② 一八二六年六月七日致威廉·弥勒的信。

诗,后来收集在《新诗集》的《新春篇》和《杂咏》里,但是主要精力用来撰写政论文和评论文。二十年代后期以《游记》为主,三十年代则写出了《论浪漫派》等评论文和政论文,显示了海涅作为思想家的才情和风貌^①。正象弗朗茨·梅林说的:“海涅在三十年代极其严肃地对待他的‘使徒的职责’和‘护民官’的任务,因而他的诗歌创作就退居相当次要的地位了。”^②诗人还没有发现,诗歌可以变成犀利的兵刃,给敌人以重创,散文并不是唯一的武器。

海涅离开德国,一踏上莱茵河彼岸的法国国土,立即如饥似渴地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并且认真分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他指出了隐藏在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些哲学教授后面,在他们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的革命思想,“他以无人可及的敏锐眼光预言,德国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是德国哲学的继承人”^③,哲学革命之后即将出现政治革命。海涅在三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出色的理论著作表明,海涅不仅是一个歌唱玫瑰、荷花、爱情和爱情的烦恼的夜莺,更是一个呼唤革命风暴的海燕。他不仅是诗人,更是一个目光犀利、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他的散文作品的确象一艘艘安装了重炮的战舰,给敌人以重创,使得诗人成为人类解放斗争中的一名勇敢的战士。这也就招来了敌人的残酷围剿。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了“青年德意志派”诗人的一切作品,海涅虽不属于这个流派,可是

① 《海涅选集》(文学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梅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七八页。

③ 同上书第一七五页。

他的名字在这个禁令里却名列第一。

反动政府的迫害是在意料之中，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别尔内^①的攻击却是在意料之外。早在二十年代，别尔内和海涅就已结识，关系友好，七月革命^②之前，别尔内和海涅“曾被看作德国解放斗争的狄俄斯库里”。^③别尔内在这时对海涅发起恶意的攻击，固然是因为在政治问题上意见分歧，然而不可讳言，也是由于一个品德上的缺陷，出于嫉贤妒能的心理。别尔内心胸狭窄，自视甚高，对人苛求，连歌德和黑格尔都分别被他说成是“押韵的奴仆”和“不押韵的奴仆”，海涅在他眼里自然只是一个“没有品格的诗人，虽说还有点才气”。别尔内以最刻毒最可恶的方式挑起的这场论争在他死后由他的信徒们变本加厉地进行下去，于是海涅被迫应战，撰写了他的关于别尔内的《备忘录》^④。这篇《备忘录》使德国激进派的市侩们对海涅的攻击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些无耻低能的市侩配合反动政府对海涅的迫害，把漫骂污蔑汇成的脏水向诗人劈头盖脑地泼来。正是在市侩们的鼓噪声中，海涅又拨响了抒情诗的琴弦，不过他不再吟咏风月，而是以诗为武器进行战斗了。

一八四一年暮秋写成的长诗《阿塔·特罗尔》，就是对他的敌人，那些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和相同的妒嫉心理对他进行恶

① 路德维希·别尔内(1786—1837)，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政论家，作品有《巴黎信札》等。

② 一八三〇年爆发的巴黎七月革命。

③ 梅林《论文学》第一七六页。狄俄斯库里为希腊神话中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的共称。

④ 海涅的这部著作的标题原为《论路德维希·别尔内——亨利希·海涅的备忘录》，后被出版商改为《亨利希·海涅论路德维希·别尔内》，海涅十分愤怒。

毒攻击的敌人的反击。海涅在这首诗的前言里指出：在妒嫉心盛的无能之辈眼里，天才总是傲慢，有才者必无品格。他用嘲弄的口吻说出了这些市侩们发现的天才和品格之间的反证法：诚实的人通常都是蹩脚的音乐家，而优秀的音乐家绝不是诚实人。换句话说，技艺越高，品格越低。既然重要的不是技艺，那么这些头脑空虚的正人君子自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自己心胸的笃实而洋洋自得。《阿塔·特罗尔》就是诗人为充斥于德国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这批既无能又凶狠的愚昧之徒建立的一座嘲讽的纪念碑。

阿塔·特罗尔是一头熊。他在走江湖的马戏班里学会了跳舞，到处卖艺。最后他挣脱了主人的锁链，遁回山中，自以为技艺高超，目空一切，想到屈居“人”下，愤愤不平。这位“人类仇视者”阿塔·特罗尔主张“一切造物完全平等”，要求狮子和驴掉换位置，让驴去当大官，让狮子去驮麻袋。他把万物之灵的人类斥为“大贵族主义者”，对人类享受的权利恨得咬牙切齿：

“人类的权利！是哪一个
授与你们这种特权？

.....

“人类，干吗说你们比别的
动物高明？你们的脑袋
虽然挺直，可是脑袋里
却攒动着卑鄙的思想。”

才能低，调子高，嫉贤妒能，玩弄官冕堂皇的词句掩饰自己卑下的动机，贬低别人的才能以掩饰自己的无能，从而在他们追求的“自由国家”里实现绝对平等。这种阿塔·特罗尔性格极为

普遍，因此不仅有诗歌文艺方面的阿塔·特罗尔，还有哲学政治和其他方面的阿塔·特罗尔。马克思就把卢格比作阿塔·特罗尔^①。不仅在海涅当时有阿塔·特罗尔，现在也有，今后也依然会有。由此可见，海涅塑造的这一形象具有多么深刻的典型意义。

《阿塔·特罗尔》激怒了激进派的市侩们。他们俨然以革命家自居，按照他们的逻辑认为，海涅讽刺他们，就是把锋芒指向革命理想，就是反对革命。海涅在《阿塔·特罗尔》的前言里庄严声明：正是为了捍卫“那种作为人类的宝贵收获，我自己曾为之进行过许多斗争，受过许多痛苦的理想”，“正由于那种理想以最灿烂的明澈和宏伟经常不断地浮现在诗人的眼前”，因此，当他看到有人试图歪曲这种理想时，他就忍不住写出了这首讽刺诗。也正是为了捍卫这种革命的理想，他才高傲地唱道：

一首新的歌，一首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制作。^②

这就是海涅在四十年代所写的一系列出色的政治诗。

四十年代是德国政治抒情诗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德国国内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利，工人阶级也日益觉醒日益壮大，共产主义的“怪影”开始在欧洲游荡，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正在逐渐形成。应运而生的政治诗人大多是所谓的“倾向诗人”。这些诗人大多政治激情有余，艺术修养不足。他们的政治诗是政治倾向过分明显，艺术魅力颇为欠缺。他们用空泛的言

①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文本《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八三页。

② 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